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一日 第九三〇號（今日一張半售價壹萬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〇五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四六號

發行人 匿開莫 時代書報社出版

發行部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一 門市部 吳江路一〇五號 電話三八六五九 茂名南路八五號 電話七五一〇七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七 電報掛號 西文Epochpubco 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注意！ Kamfort 高等皮鞋 康福 大方 舒服 經濟實惠 南京東路一二三號四川路角

ABC 乾餅 糖果 人人歡迎，禮盒各種 上海愛皮西糖果餅乾廠 全市四大公司及各百貨糖果商店均售

蘇英飛機互撞事件
蘇方發表調查結果
由於英機違反盟國所定規則
英軍司令撤回四國調查要求

〔塔斯社柏林九日電〕為調查四月五日一架英國客機撞擊一架蘇聯練習機的環境與原因而成立的，蘇方調查委員會，頃宣佈調查結果如下：四月五日十三時五十七分（柏林時間），一架英國「海盜」式客機，在蘇方達爾蓋夫飛機場上空，撞擊一架蘇聯「雅克三」式練習機。赴撞擊地點進行調查並向當時目擊人員詢問，已查明如下：

在撞擊時，飛機場上空的雲層高度，為五百到六百公尺。蘇方飛行員正在四百五十公尺的高處作練習飛行，在自家飛機場上空盤旋。完成飛行後，他就將下制動機扭低，開始準備着陸。正當這個時候，英機突然從雲端出現於蘇方飛機場上空，並以其引擎觸及蘇機尾部，把機尾打碎了。蘇機失掉控制能力，垂直墜下，砰然粉碎了。英機在空中從下部着火，開始崩裂，於是也失掉控制能力，垂直墜下，砰然粉碎了。這次撞擊，是由於英機突然從雲端出現，並且因為英機未遵守一九四六年盟國會議所規定的飛行規則。

〔合衆社柏林九日電〕德境英軍司令羅勃森九日接受蘇聯之要求，由英蘇雙方（不由四國會同）調查四月五日之飛機互撞案，羅氏並要求蘇方派遣技術專家共同研究互撞慘案之當時環境。羅勃森在致蘇方之備忘錄中表示此項接受，該備忘錄係致交蘇軍參謀長洛舍欣科中將之手。蘇軍司令蘇科洛夫斯基本人九日不在柏林，其正確行蹤對於西方盟國乃一「神秘之謎」。此間認為羅勃森之備忘錄，乃接受蘇科洛夫斯基五日晚在波茨坦所提供之諾言，即蘇聯尊重「柏林與德西之盟國走廊及柏林上空」之空中自由。

芬蘭總統廣播演說
解釋蘇芬條約意義
防止可能經由芬蘭向蘇襲擊
條約可以保障芬蘭獨立安全

〔法新社莫斯科九日電〕貝卡拉所率之芬蘭代表團，今日由莫斯科乘火車遄返赫爾辛基，莫洛托夫，維辛斯基，查林等諸顯要人物，均至車站送行，貝卡拉宣稱，渠現將史太林元帥於蘇芬條約簽署時所發之演說全文播回示芬蘭人民，又稱該約必可由芬蘭議會批准，於是將消釋兩國間之誤會，而成兩國關係上歷史性的轉捩點。

〔合衆社赫爾辛基九日電〕芬蘭總統巴錫基維九日發表為時半小時之廣播演說，向人民解釋蘇芬互助協定之條款，謂該協定保障芬蘭避免捲入列強紛爭之圈（保衛領土而作戰），無論如何芬蘭似已有保障。巴氏談稱：「吾人必須立即並滿足地聲明，蘇聯在談判期間顯示其明瞭芬蘭之立場及芬蘭欲訂立自芬蘭立場為出發點而仍可接受之協定。芬蘭之主要原則為置身於列強紛爭之外，此點已在協定中明白表示出來。第一為吾人自身計而第二為蘇聯計，該協定防止可能經由芬蘭向蘇聯之襲擊。」若干報章有謂：此項協定已使吾人之國際地位有巨大改變，認為該協定之接受即係放棄保守中立之謂。但同時吾人承認，有如該協定中第一條所載（芬蘭軍隊將……），當無人加以反對。事實方面條款意義自明，芬蘭本身並無仇敵，並無國家為芬蘭之故而欲攻擊吾人。但歷史證明，當列強互相攻擊時，僅注意弱小鄰國能否不偏，使自己淪為外霸越過之國家，並關心弱小國家是否有力量足以担任此項工作。」

司徒表示關切華南

〔聯合社廣州十日電〕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八日乘專機自南京抵此，九日夜出席宋主席宴會，定十二日飛往海南島，宋主席可能同往，大使將留海南島一日，於十三日返穗，次日返京。司徒向聯合社記者稱：「此次實地考察，專爭訪老友宋主席，與費斯（美國駐穗總領事）及其他中美友人」。記者問報載大使來此有特殊任務否，大使稱並無特殊任務，惟對廣州華南本來關切。大使隨員中計有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長巴爾，大使館二等秘書梅爾弗，美國空軍參贊哈尼及美國新聞處長凱特。

改進人民生活
蘇又減低物價

〔法新社莫斯科九日電〕今日正式宣佈蘇聯內閣已決定減低食糧及必需品之價格，此項措置係欲改善工人之生活水準，並增加其工資收入，據公報聲稱：蘇聯此次減低物價，因蘇聯國民經濟大為改善及工業生產突飛猛晉之故，下列各項貨物將受此一決定之影響：汽車、腳踏車、無綫電、照相機、留聲機、電氣機器將減低百分之十，汽車減低百分之二十，伏特加酒、啤酒等減低百分之二十，其他必需品多種亦均減低定價，總計平均減低百分之二十。

〔聯合社倫敦十日電〕莫斯科電台昨夜廣播稱：蘇聯政府已於星期五下令將各種貨物售價減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減價貨物自維太命丸至汽車，種類甚多。

日本工潮

〔塔斯社東京九日電〕據新亞社訊：東京芝浦電力公司職工會與關東二萬三千工人，因管理處不肯接受提高工資的要求，特號召罷工二十四小時，以示回答。

三井煤礦公司礦工，及九州島北部其他各公司所有的十四處礦的全體礦工，也已罷工。

北平被捕學生
八人已獲釋放
學生提出六項要求

〔聯合社北平十日電〕平津十院校被捕學生約一千五百人，昨在北平行轅門外靜坐示威後，當局已於深夜十時三十分釋放師範學院被捕學生八名。學生得訊欣喜異常，高舉大燈籠，寫「團結」、「勝利」等字樣，列隊歡唱，步行返校。當局提早於夜十時戒嚴，勸導組織樂揚所民衆從速回家，街衢冷落，闃若無人。此次參加示威運動者在北平有北大、清華、燕京、中法、朝陽、師範學院及鐵路管理學院，在天津有南開、北洋及河北工學院，各校學生現定今日開始無定期罷課，要求當局：一、賠償損失；二、懲辦負責人士；三、釋放仍遭拘押之學生；四、保證將來不再非法捕人；五、改善大學教職員待遇；六、補助私立大學。

〔聯合社北平十日電〕平津十院校學生今夜還從教授勸告，決定停止罷課，自十二日起照常上課。

哥倫比亞武裝政變
新政府成立廣播台被佔
美使館被炸泛美會停頓

〔聯合社哥倫比亞京城九日電〕哥倫比亞今日發生革命，政府公署被佔領，並已設立新政府。京中武裝民衆起事時至少擊斃八人，其中並有現政府部長一人。泛美會議原在此間舉行，現已暫告停頓。革命之爆發係由於反對派自由黨領袖一九五〇年總統候選人蓋丹昨夜被狙殞命，此訊一經傳播，民衆大憤，即以各種武器衝至街頭，搗毀玻璃門窗，全市頓成一片混亂。武裝羣衆旋蜂湧至總統府，高呼「打死戈梅茲」，戈梅茲係政府派保守黨領袖，現任泛美會議哥倫比亞代表團長。狙擊蓋丹之兇手亦被羣衆毆斃，曳至總統府前，碎尸洩憤。大部份軍警顯與革命羣衆一致，僅忠於現總統奧斯比納者曾對企圖衝入總統府者開槍。武裝羣衆旋佔領無綫電台，以自由黨革命委員會名義發表廣播，謂自由黨已接收政府，控制交通。

〔聯合社華盛頓九日電〕國務院今夜接得報告，哥倫比亞第亞博士已被任命為臨時總統，以待自由黨副總統桑托斯來京。

〔聯合社華盛頓九日電〕國務院今夜接得報告，哥倫比亞共產黨正「利用機會鼓動革命」，該國總工會已自無綫電台發出全國立即總罷工令，並飭令全體工人武裝參加革命。謂人民革命在軍警援助下已告勝利。當局稱：哥倫比亞共產黨員約八千人。哥倫比亞革命之爆發雖起於自由黨領袖蓋丹之被狙擊，但已被共黨「乘機利用」。

〔合衆社華盛頓九日電〕據國務院接獲之緊急訊，左翼革命之暴動已擴及泛美會議所在之波哥大。據稱：暴徒炸燬美大使館，佔領城內一部。此項電訊係在會探訪新聞之十名記者由官方電台所發。國務卿馬歇爾及美代表團與美大使館全體人員均稱平安無恙。

〔法新社華盛頓九日電〕官方關於波哥大之事變現嚴守緘默，但對於自由黨領袖蓋丹之遇刺，表示惋惜之意，並因哥倫比亞係泛美會議所在地，故對該地之發展至為關心，惟泛美會議是否將繼續開會，至現尚未能確定，此間政界揣稱：哥倫比亞黨中之最有權力者為該國之現政權，決不致因此次事變而導致內部之分裂，自由黨因為領袖之死而不能一致，故迄今未能掌握政權。

戰訊

〔聯合社北平九日電〕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今日宣佈：據新民報未證實之消息，在規定時間內撤至上海之須水已被共方佔領云。

〔合衆社南京十日電〕國防部發言人今日宣稱：國軍與集中張家口西南三十哩懷安附近之共匪交戰八小時，已予擊潰。匪軍一團另一團五分之四及砲營全部殲滅，官兵二百人被俘。

〔聯合社南京十日電〕國防部發言人今日宣稱：隴海鐵路鄭州以西一段與山東濰縣戰事雖仍激烈，但無重要進展。

〔中央社保定十日電〕犯匪企圖以大量主力，侵入平津保三角地帶，其第七縱隊第廿旅一度竄犯板家窩新城東南，經國軍擊退，竄蘇以南整補。又番號不明匪二千餘，擄大批民夫担架車輛，自徐水西北姚村鎮，經漕河以北米家營一帶，越鐵路東竄，已達安新以東地區，似有繼續南竄模樣，保定國軍，正嚴陣以待。

〔合衆社南京十日電〕據親政府方面消息：察綏地區共匪第二第三第四各縱隊，原有退入河北省模樣，現又回至張家口西南廿八哩之懷安及西灣堡，四月八日晚上已發生戰事。同時綏東共方數千人開入張垣東南四十八哩之懷來，重又切斷北平到張家口之鐵路綫。一個縱隊向大同北面廿四哩之豐鎮移動，顯有重佔該地意向。山東方面，共方猛攻昌樂，濰縣西北西南戰火仍在繼續，據聞封外僑，衆已整備各自領館通知，要以示濟膠海二鐵路交叉點鄭州西面十八哩……

杜魯門致函教皇
脅誘義選民
大批美械將運至義國

〔塔斯社布拉格九日電〕電訊社羅馬電訊：梵蒂岡教廷准許天主教的「印第安那報」非正式聲明：杜魯門派駐教廷的私人代表泰勒，曾以美總統私人函件帶交教皇。電訊社訪員引用可靠方面消息稱：這封信的全文將於四月十六日——義國選舉前兩日——予以公佈。羅馬人士認為杜魯門這封信將使美國對義選舉實行的干涉成功。一般指出：信中含有對義國選民的威脅利誘。

〔法新社巴黎九日電〕德國美佔區廣播稱：美國與義國之軍火八千噸，日內將運至義大利。

被扣蘇輪業已放行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電〕三月十八日被羅斯扣押之蘇聯「依爾絲」號，已開往……被扣事件，蘇聯駐美大使館曾抗議，此次扣押，已獲釋放，現已開往蘇聯。

學習俄文良機！請函南京西路繞泉郵四十五號林之浩君收

時代 第八年第十四期 四月十日出版

目錄

日本對外發展的蜘蛛爪（世界一周） 魯斯金
「美援」索引（時事隨感） 鍾棠
論西傘六千三百萬 韓小熙
馬列主義論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 德波林
德國內外形勢談到英國共產黨的任務（英）波立德
英國和馬歇爾計劃 英共執委麗明
論馬歇爾計劃（英）齊里亞克斯
全民作家奧斯特羅夫斯基生平和創作（一百二十五歲誕辰紀念） 衛惠歆

蘇联醫學 第四年第四期

目錄

論複合維生素B缺如症
論神經衰弱
若干內臟病態與合舌味覺神經之變化
論尿毒病內科療法之藥物治療技術及作用方式
論流涎與鼻腔病理之關係
結核性腦膜炎鏈黴素療法之進一步的論據

四月八日出版

時代日報 廣告刊例

六號字計算 四月一日起實行

報名	廿一字高 廿一字闊	每方一百五十萬
中縫	一百廿五字高 十一字闊	每條二百四十萬
橫條	廿一字高 八十一字闊	每條三百萬

附註：如不滿中縫或橫條全條者得依比例計算

美法代表又變卦
阻撓解決奧國問題
蘇聯代表嚴正指責

〔塔斯社倫敦九日電〕處理奧國問題的各外長代表們，在前次會議中未能就德國資產問題及石油開採區域各節達成協議，昨天着手討論蘇聯關於奧境德國資產問題的提案中第七項和第八項。蘇聯的提案規定：應移交蘇聯的工業企業，如未得蘇聯同意，不得讓渡，這些工業企業當遵照奧國法律經營，惟奧國政府不得妨礙這些企業所生的利潤或其他所得之運送出境。根據蘇聯的提案，凡應移交蘇聯的一切資產，在由蘇聯接管以前所負的任何債務，概與蘇方無涉。

在討論的最初階段，美、法代表們，尤其是法國代表團曾聲明，保留有起草時加以修改權。美國代表團當時也會聲明在原則上同意蘇聯關於這些問題的建議，只是提議規定蘇聯企業不得予以轉讓的期限。然而，昨天，法國代表與美國的代表團竟企圖改變其立場。法國代表團再度提出必須規定代表利潤和商品的貨幣運送出境的程序問題，美國代表又提出以前已一再討論過的關於「其他所得」這術語的明確含義的問題，並堅持重新討論他本人最初曾經認為不重要的價格問題。蘇聯代表柯克托摩夫，喚起其他的代表們注意他們早先對這些問題……，這次會議的討論情形說：「我們可以下一結論說：若干代表們甚至改變了他們自己的立場，而且極力放棄原來的立場了。他們不把實際上已沒有什麼重大爭論的這個問題作一最後決定，反而極力尋找新的口實，用那些和主要問題的協議完全不相干的專門術語來阻礙這個問題的解決。」

計口油今發售

〔中央社本市訊〕本市計口售油定今日開始發售，配油數量每票為十二兩，除菜油豆油麻油每票售五萬元外，生油每票售五萬五千元，據悉：本月配出數量總計一千三百餘桶，共四萬餘石云。

新兵征集令即將分區發出

〔大公社訊〕本市徵兵工作，民政局正積極辦理，為防止新兵逃亡，其征集辦法，已函請地方法院注意並予協助，本年度新兵，決定黃浦區先行征集，其征集令正從事封發中，又兵協為促使如期完成征兵工作起見，所擬定各區保征兵費用，得提取總數百分之二．二，凡各區保將征收名冊送繳後，兵協可先墊發，計此項抽提之辦公費用，總數達二百億元云。

文化短訊

出版十八年的「國……

本市簡訊

★印度外交部長定新任印度大使梅農新自……飛滬，市府沈宗濂秘書長擬於今晚歡宴餞行。

★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兼任上海防空司令，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兼任空軍供給指揮官。

★公教人員配購證四月份前必須報銷，二月份機領繳還者達一億餘元。

★物評會燃料組昨議定：火油配價提高，每罐二百十萬。

時事雜感

·豐甫·

無可奈何

倫敦六日廣播，對於蘇芬快速成立互助條約，表示無可奈何的說：「此一條約的投入蘇聯東歐集團的懷抱」，但同時又不得不承認「芬蘭仍在政治上獨立。」自然，最好照美英的意願，使芬蘭犧牲了自己的「政治上獨立」而「投入」金元的奴役圈套為高，然而芬蘭人民卻不願意，於是美英帝國主義便憤慨了。從蘇芬互助條約中倒可以看出一個真理：與蘇聯的友好互助關係的加強，才能免於淪為帝國主義的奴才，才能真正保障其政治上的獨立主權；反帝與聯蘇，兩者是分不開的，正如降帝與反蘇兩者也是分不開的。

和平意願

對奧和約的談判中，蘇聯一再作互大的讓步，正堅實地證明了蘇聯的和平意願，蘇聯的懇心誠意要求早日建立和平的意願。當美英帝國主義乘人之危加緊挑撥戰爭，以戰爭面目到處敲詐勒索的時候，蘇聯心平氣和地不斷為建立和平而努力；究竟誰是和平的破壞者，誰是和平的建設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已經極清楚了。

美國謊言

當美國所提，「保證思想及意見表示自由」這樣堂皇的議案在國際新聞（出版）會議通過的時候，日本的「麥帥陛下」卻在禁止美作家海濃與史諾的著作在日本出版。麥克阿瑟這一反動的措施恰恰證明了美國的提案只是美麗的謊言而已。

乾兒面目

蘆田想仿效美國塔虎特哈特萊反罷工法案，制訂反罷工法；這完全是乾兒子的無恥的面目。要做美帝國主義的奴才，必然要反對人民；要反對人民，只有賣身投靠在美帝國主義的脚下；這是今天世界上的一個真理。因此，正如四月七日大公報社評所指出，日本這次罷工的政治意義是極重大的；而且從這次罷工中可以看看，日本人民的覺悟是更加強更廣泛了；這是與中韓兩國人民一致起來擊潰美帝國主義的重大契機。

半週軍事綜述

看「非常時期」

國府蔣主席九日到國民大會堂作施政報告，其中大部份是說明軍事問題。這篇報告中，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一）對於東北，決計「守住瀋陽、長春、錦州幾個重要的據點」，以便使用東北護華北；（二）對於華北及西北，也決定「就地配合發揮」，以使華北西北能護華中；（三）對於「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區」，將用主席曾說言「必定在三個月到六個月以內，肅清其在黃河以南整個集結的匪部」；並且說：「我對軍事從不肯輕易預測，自剿匪以來，凡我所宣示的，無不如期達到，延安的收復，就是一個證明。大家應該信任我的計劃」（以上均見九日中央社）。這就更加證實了上次「綜述」中的最後一個「小結」：從華中綏靖會議以後，國軍指揮當局內部的戰略大論戰，究竟在長江以北與共方會戰，還是到長江以南去決戰，現在已經決定了。今後幾個月，「國軍」一定會集中相當大部份的力量，在江淮河漢之間與共方作大規模的會戰。

東的許多戰鬥，已使「國軍從點綫防禦轉入重點防禦」（九日國訊）。華北備剿的最後一條鐵路「平綏路已被正式切斷」（八日聯合），而中原的大角逐，也已「東西兩路隴海線」（同前）了。據蔣主席施政報告說：「目前的奮鬥，確實是一場比抗戰還要艱難，代表諸君一定要體念國家今天形勢的危機，認清今天是一個非常時期」（九日中央社）。對於中國局勢一直採取「干涉」態度的美國方面，也因為形勢迫切，竟更進一步，「公開地、露骨地、以文字的形式，干涉中國之內政了；它破壞了它違背了莫斯科協定，正式參加到中國內戰中來，它以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九日莫斯科廣播），加強中國的反動政策，但是，美國的「決計影響不了中國的歷史軍事」（七日經約援華過程）；（關於這點，昨天出版的「時代」雜誌有一篇韓小熙先生的論文，極其詳確，可請參考。此處不贅。）一切的一切，我們還得看戰場的演變。

中原新大戰

先看中原新大戰。這次新大戰，是在一個月前「陳賡匪部」一、「劉伯承部」形成的：第一階段是洛陽等地，「陳賡匪部」消長以後，「又休整了半個月」以後，第二、「劉匪伯承殘部」即向皖西北國軍第七綏區中心阜陽進攻」（均七日前綫），也取得相當有生力量變化以後，這樣，遂使「此兩股匪軍得以不顧側背威脅，合力向中原猛撲」（九日東南）。西路方面，「共匪於五日攻陷洛陽」（七日申報），折損「洛城守軍一個團」（八日新民報）以後，接着又沿隴海綫東進，「連陷偃師、鞏縣、滎陽，到達鄭西十五公里之外」（九日新聞），其另一部，則係「其九縱隊，由寶豐南召北竄」（十日東南），他們攻陷「禹縣」、「登封」以後，復於九日晨「直撲汜水」，「起圍攻鄭州」（同上），已經會師，構成鄭州西南兩面的攻擊態勢。目下，「共匪主力大致集結於滎陽東廿里鋪及新鄭密縣間之觀音堂」（十日新聞），鄭州已成「鐵道十字網上有生力量角逐場」（又一定成「九日前綫」）。「共匪三、四、八、九等師的進攻，已自鄭州機場撤退」，據說由於「八日聯合」下，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已親臨鄭州部署」（十日東南），而「國軍新五軍及十八軍亦馳援鄭州」（九日合衆）。國軍以邱清泉勁旅出動，顯示了這不僅是一場角逐有生力量的守備戰，而且可能是一場角逐有生力量的運動戰。同時，從洛陽的再度被共方佔領，更可看出有生力量的消長是決定的環節，城市的易手只是有生力量消長的結果。

東路方面，據說「劉伯承之一、二、三、六、十一等縱隊及陳匪一部」（十日申報），於阜陽之戰以後，會合而轉向淮陽」（九日新聞）。但他們的行動很快，待到發覺，已經「乘虛向渦河，駐馬店一帶流竄」（十日大公）了。據已得情報，他們大部已「分別竄抵汝南及平漢綫上之遂平、駐馬店各地」（十日前綫），他們並會「向孤立（郾城」、青龍灣遂犯，切斷平漢」（十日東南）。現在，「平漢南段明港以北的鐵路員工及眷屬，為安全起見，已一律撤至明港」，「豫漢兵團已由確山和上蔡向北夾擊」（十日大公），這場大角逐戰，已一開始就瀰漫到大半條平漢南段了。除了以上這兩路，據說「原已進抵黃河外「合力向中原撲手」」以北之陳匪一、四、六縱隊等部，已南移至濮陽地區，并正搜集船隻，準備在黃河渡口架橋」（九日前綫），以便他們南下「向中原撲手」。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春季第一期

華東方面，不論由山東、蘇皖，到現在為止，「春季大戰」的第一個階段是完畢了。以蘇皖來說，南下的共方部隊，在有生力量大角逐以後，均已分別進到蘇北及皖東地區。呂四（海門東北）漁業港的易手，是春季第一期蘇北的最後一戰。「此一戰鬥中，國軍廿一師之直屬軍事大隊（係由政工人員組成）四個中隊，均曾參加戰鬥」（七日聯合）。這一戰鬥結束後，共方就揚言「它已全部控制了」黃海邊「除了一部份共方部隊」（九日中央）外，似無大戰。以山東來說，從三月十一日開始，到現在剛好一個月。這一個月中，共方揚言它「擊破對方點綫防禦，濟南、青島、濰縣重點」……八日止，已折損對方三萬七千人，佔領城市十七座，內縣城十四座」（八日聯合轉播）。無論如何，現在，「春季大戰的第一回合，已經結束了。在第一第二階段，已經是放棄孤懸的據點，而力求集中兵力防禦大據點」（七日新聞）。國軍的戰略，是「保衛了濟南、濰縣的安全」，但也有一部份「仍未能避免為共方吃去」（八日申報），所以還有給共方可乘之機。現在，第二階段的「新戰略」又要開始了，一般人均以為「孤懸魯中的昌濰地區最為危險，很可能為共匪集中兵力先行吃去。按，昌濰地區包括昌樂、濰縣、坊子三地，其中「坊子飛機場規模最大」，國軍本擬以此作為固守的據點，現已放棄。而這兩天的戰訊，似乎這場戰鬥也已開始了。不過，據種種情形看來，共方如能佔領昌濰，固然「對它打通山東各地區，有用處」，但現在情勢，「昌濰不過一個孤島」，在此孤島以外，山東各共區早已打成一片，所以攻擊昌濰的用意，主要還是在於打擊國軍「野戰軍」，不一定是為了「打成一片」；而在國軍方面，「若不能趁昌濰之戰，消滅匪之主力，則隱憂遺患必至無窮」（以上均見七日新聞）。所以，許斷昌濰之戰，主要還應當以有生力量的消長為準則。目下，「守衛濰縣之國軍在共方壓力下，已縮短防綫，以多對少，國軍處境益見惡化」（八日合衆）。但還缺乏足夠的材料，可以證明總攻已經開始。

捉迷藏戰術

聶榮臻的部隊，繼續在玩「捉迷藏」戰術。這次，它向三個方面移動：「平綏」、「北寧」（七日合衆）、「平保」三路向進，有一個特點，就是非常的機動性，到處是主攻，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傳作義的部隊，「歸綏」方面，……第七師……（九日聯合）。……這時候，要衝的城門，都已關閉，市內到處堵起沙包，每夜十時以後即禁止通行」（七日大公）。……但是，當「歸綏」國軍又太謹慎了，作戰位置後，遲遲不來，頗感煩悶」（八日新民）。……模似乎不小，「平綏綫已被破壞」（九日華北的申報），這條「鐵路」就此中斷了。

至於東北西北方面，似乎無新的變化。東北方面，現在正是不能活動的時候，「不但車馬難行，就是行人也難」（八日新聞），當江南人士欣賞桃紅柳綠的時候，東北的大地卻正在汚泥淤水中，兩方都正在加緊佈置「下一場」的戰鬥。……本來傳說林彪的軍隊已收復遼陽、鞍山、營口，但現在證明傳說失實」（八日申報）。國軍仍維持原勢，新的大戰，還在醞釀之中。

——蘊利根

蘇芬友好條約的重要性

「消息報」社論

「消息報」的社論，讚揚蘇芬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寫道：

蘇聯與芬蘭共和國於四月六日在莫斯科簽訂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乃是爲各國和平與安全而作的鬥爭中的又一個成就。這個條約，不僅有助於發展蘇芬兩國人民的友好邦交，而且對於鞏固歐洲的和平也有所貢獻。這個條約，具有着國際的意義，而它的締結必將博得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以及其它國家中一切擁護和平的人們熱誠的歡迎。

蘇聯已經又跟一個國家簽訂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了，而這個國家，在不久的過去，還屬於仇視蘇聯的陣營。這個事實，異常有力地證明了，蘇聯在它整個歷史中，始終不渝地遵奉着愛好和平的政策。蘇聯和平政策具有戰勝一切的力量，這種實質是不可能加以掩飾或曲解的，這種實踐越過了一切的障礙，克服了一切的困難。

蘇聯與芬蘭的談判，已經再度表明了蘇聯對芬蘭人民的獨立及國家主權的尊重，而這乃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個典型的特點。這種尊重表現於『芬蘭政府所提出的草約被採納爲談判的基礎』（莫洛托夫語），同時也表現於條約的整個內容方面。現在，倘有一切理由可以說一句：蘇聯與芬蘭所進行的談判，以及蘇聯與所有大大小小一切國家所進行的談判，乃是基於雙方平等，基於相互的利益，基於相互尊重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國際合作的典範。

當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時候，兩國政府是從下一事實出發的，即：蘇聯和芬蘭都會因爲德國的侵略而遭受嚴重的損害，如果它們允許這種侵略再現的話，它們就要對它們的人民負責，而且如若不對於德國侵略之可能的復活採取防止的措施，就不能確保民族的獨立。這就恰恰說明了，爲什麼一旦發現德國或任何它的盟國有武裝進攻之虞的時候，蘇聯與芬蘭就要彼此進行商討。萬一芬蘭，或蘇聯，通過芬蘭的領土，成爲德國或任何它的盟國方面軍事進攻之目標時，芬蘭就要利用它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力作戰，以便擊退侵略，而且在必要的時候，應與蘇聯就給予必要的援助一節達成協議。締約國雙方聲明，他們願意最誠懇地參加按照聯合國機構的目標與原則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爲目的而作的一切活動。蘇聯與芬蘭聲明，它們決心以合作與友好的精神行事，以便進一步發展並鞏固兩國之間經濟與文化的關係。

正如莫洛托夫所指出的，『蘇芬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乃是蘇芬邦交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階段』。這兩個毗鄰國家現在已建立起來的，而且由目前簽字的條約更恰當地予以證實了的友好邦交，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就已奠定了基礎。遠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說到必須結束沙俄政府故意挑起的俄芬兩國人民之間的敵視，以及必須重建它們之間的互信時，史大林同志曾經着重指出：『如果不承認芬蘭人民有自由的自決權，那就不可能重建這樣的互信』。史大林同志的這句話，已由歷史的事實證實了，即芬蘭已從蘇維埃國家方面獲得她的獨立。一九四六年在巴黎和會上就芬蘭和約進行辯論時，莫洛托夫指出過：『蘇聯已經給了很大的力量，給予芬蘭以依照自己的方式生存的權利——她向俄國沙皇政府力爭而終於沒有得到的權利。』

忠實地奉行着尊重大大小小一切國家之獨立的政策，蘇聯方面已經盡了對於鞏固與蘇芬兩國人民正常友好邦交所必需的一切力量，但是在芬蘭的國內和國外，卻有某些政客和政治集團，想把芬蘭變成帝國主義利益的工具，變成他們危害蘇聯及民主的犯罪政策的武器。違反芬蘭人民的利益，這些人士挑撥它與偉大的鄰邦接近，在過去的十年間，蘇聯與芬蘭的邦交曾被人兩度斷絕。這些考驗已經教訓了芬蘭人民，那些政客和集團對她所造成的危險是多麼的巨大，他們想迫使芬蘭走上仇視這個偉大鄰邦的道路，而這個鄰邦在一切場合下，一向是尊重芬蘭的獨立，而且對於芬蘭人民的民族利益予以應有的關懷的。

芬蘭人民可以相信蘇聯的大度，這已經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的和約條款中，和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的和約時表明出來。從芬蘭作爲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存在之日起，蘇聯對芬蘭所實行的從不動搖的政策，已經得到效果。艱苦的經驗已經教訓了芬蘭人民，惟有與蘇聯維持友好善鄰的邦交，並實行合作，這才能確保芬蘭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鞏固，才能保證她的經濟與文化生活的和平發展。

這並不是一個秘密，在芬蘭的國境之外，有着許多勢力，要把芬蘭推上仇視蘇聯的道路，而這卻是她的致命傷。因爲芬蘭與蘇聯締結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外國反動的政界人士和報紙，就發出許多曖昧的叫囂，並向芬蘭提出挑撥性的勸告，等於直接干涉她的內政的『忠告』。芬蘭拒絕了所有這些『忠告』，這並不是偶然的。這個事實就證明她準備奉行以芬蘭人民本身的利益以及鞏固歐洲和平的利益爲指針的獨立的政策了。蘇聯人民十分感奮地歡迎這個條約的簽訂。他們誠摯的情感和抱負，已經由莫洛托夫所說的話痛快地表達了出來：『祝蘇芬兩國人民的同盟和友誼永生而益臻壯大！』〔塔斯社莫斯科八日電〕

立陶宛最高蘇維埃 第三屆大會

大會議程

〔塔斯社維爾尼烏斯六日電〕四月五日，此間會舉行立陶宛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第三屆大會。大會議程包括下列各項問題：（一）批准立陶宛共和國一九四八年國家預算；（二）修訂並增補立陶宛共和國憲法全文；（三）批准立陶宛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四）選舉立陶宛共和國最高法院和特別法庭的人民陪審官。

工業成就

關於共和國一九四八年預算的報告，係由財政部長尼斯所作。他引用若干事實和數字，證明立陶宛國民經濟的復興與增長。立陶宛的工業超過了一九四七年計劃百分之二·二，與一九四六年比較，增加生產百分之三七·六。手工業的工場，已由新的大工廠代替，其中包括『德蓋伯』紡織物工廠，『賈爾吉當斯』機器工具製造廠，『塊爾發』汽車製造廠等等。

農業成就

農業方面也有很多的成就。由於土地改革的結果，九萬餘名無地而貧苦的農民獲得了土地。曳引機的數目，和一九四六年比較增加了一倍有餘，共和國的農具曳引機站，給予三萬五千餘農莊以援助。

文化藝術成就

立陶宛人民在文化與藝術的發展方面，也已有了極大的進步，它的文化與藝術，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中等學校的學生數目，和資產階級的立陶宛比較起來，增加了四倍。

本年預算案

財政部長報告：與去年比較，歲入方面增加百分之六·九，歲出方面增加百分之一二·八。本年共和國國民經濟的分配額，達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社會與文化事業的分配額達六〇二七八六〇〇〇盧布，對農業的分配額……

文學研究家 波利陽斯基逝世

〔塔斯社莫斯科六日電〕蘇聯卓越的文學研究家，科學院院士，列伯台夫·波利陽斯基，已於四月四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六十有五。列伯台夫——波利陽斯基的大名，及其著作，在蘇聯國內外都享有盛譽。他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的奠基人之一，又是俄羅斯第十九世紀文學史的卓越專家。他著有關於俄羅斯文藝批評的卓越代表人物伯林斯基，徹爾尼雪夫斯基，多布羅留波夫的評論集，以及關於普希金，赫爾岑，內克拉索夫，高爾基及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科學院院士，列伯台夫·波利陽斯基，主持蘇聯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多年。

捷克布拉格大學 慶祝六百周年盛況

貝奈斯高德華等均參加

昨天在布拉格城堡大廳中舉行特別大會，以示慶祝布拉格大學創立第六百周年。參加慶祝大會的有共和國總統貝奈斯，由總理高德華率領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委員們，國會議員們，外交團人員、科學家、著作家、以及外國各大學的許多代表們，捷克斯洛伐克各公團和報界的代表們。

大學校長，貝約夫斯基教授用捷語、俄語、法語及英語發表的簡短的開場白中，指出，幸賴蘇軍將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出來，布拉格大學這才能夠恢復活動而慶祝這個盛節。

貝奈斯繼起發言。他極力指出布拉格大學在發展捷克斯洛伐克文化方面以及在爲反對德寇侵略而鬥爭中所起的極大作用。他祝大學教職員和學生們在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工作方面獲得進一步的成功。

教育部長尼哲德案，代表總統宣讀了國王查理士四世頒佈的『大學敕書』的全文，該大學現在就冠有查理士四世的名號，那敕書在戰爭期間會被德寇偷走。

索平尼大學校長薩拉爾，向會衆致祝辭。國際學生聯合會會長布羅曼繼起演說。

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華沙大學、巴黎大學、羅馬大學、第弗利斯大學、基輔大學、貝爾格勒大學、布加勒斯特大學、里昂大學、佩斯大學、倫敦大學、德黑蘭大學等，都向布拉格大學發出賀電。（塔斯社布拉格八日電）

奧斯特羅夫斯基誕辰 蘇聯各地廣泛紀念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日電〕蘇聯將於四月十二日廣泛慶祝偉大的俄羅斯劇作家亞歷山大·奧斯特羅夫斯基一百二十五誕辰。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本，在蘇聯各劇場的演出目錄中佔領導地位。這些劇本已被譯成蘇聯各民族人民的二十種語文，在所有各劇場中上演，每年上演約一萬三千次。

會首先上演奧斯特羅夫斯基劇本的馬利劇場的代表團，及俄羅斯戲劇學會的代表團，在慶祝期間將赴這位名作家逝世的地方，謝利科佛村（現名科斯特羅瑪村），向他的墓上獻花圈。

在這個村中，奧斯特羅夫斯基寫了十三部劇本。他當年的住宅已改爲博物館，農民伊凡·柴波列夫，現任那個博物館的管理員。

蘇聯科學院將在特別會議中討論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本對蘇維埃舞台的影響。

〔塔斯社列寧格勒五日電〕四月十二日爲偉大俄羅斯劇作家亞歷山大·奧斯特羅夫斯基的一百二十五誕辰，紀念他的壽辰的一週節目，以列寧青共劇場上演『最後的犧牲』和海軍劇場上演『肥缺』開始。列寧格勒各劇場將上演十個劇本，來慶祝這個紀念日。此外，幾十個業餘劇團，也將在各俱樂部的舞台上上演這位偉大俄羅斯劇作家的劇本。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電〕『奧斯特羅夫斯基週』，昨天在莫斯科馬利劇場開始，以慶祝這位卓越的俄羅斯劇作家一百一十五誕辰。在這一週間，該劇場將上演他的六部劇本，並在演出以前先講他的生平與創作。

馬利劇場，歷史最悠久的俄羅斯劇場，係一百四十二年前創辦的，已被稱爲『奧斯特羅夫斯基館』。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本，有許多都是在這兒首次獻演的。他的四十八部劇本之中，共有四十部都曾由馬利劇場劇團上演過。奧斯特羅夫斯基一向要親自對演員們朗讀他的每一部新劇，並藉此幫助他們澈底了解各劇的主題。

馬利劇場的那一羣真正的大明星，都和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名字有聯繫。波羅茲丁——雪斯科夫、費蒂托娃、葉爾莫洛娃和沙多夫斯基世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今年將慶祝她在馬利劇場工作第五十五週年，她演戲一直演到今天。她的祖母波茲丁是奧斯特羅夫斯基同時代人。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許多劇中人，是由另一個戲劇界世家薩多夫斯基家族人員扮演的，那個世家的老祖宗，卓越的俄羅斯演員，普羅夫·薩多夫斯基，也是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同時代人。

蘇聯積極籌備觀測 五月九日遠東日蝕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電〕蘇聯天文學家籌備於今年五月九日觀測日蝕。印度支那，日本與庫頁島之間，將發生日全蝕現象。將經過千島群島以迄北美。在蘇聯東部全境，從伏爾加到遠東，到處都可見到日分蝕。在海參崴，月球面將使日球的十分之九都晦暗無光。此次日蝕將由若干研究機關加以觀測。並將用新發明的特別精巧裝置，來把白光環（日全蝕時所發散的光芒）攝入鏡頭。

時代書報出版社

新書出版

蘇聯戲劇叢書

史遷普金

杜雷林著 磊然譯

定價三元·照二萬倍發售

蘇聯戲劇叢書預告

奧斯特羅夫斯基評傳 史坦因著 蔣路譯

俄羅斯演員論

舞台藝術

葉爾莫洛娃

發行部：吳江路六十號

門市部：吳江路一〇五號 茂名南路八五號

本社新書：

（一）鄔斯吉諾維奇著 森林生活 俄文本童話 定價六元

（二）蘇聯情報局編 歷史的偽造者 英文本文獻 定價三元五角

（照定價二萬倍發售）

本社出版

東南歐新民主國家

戰後東南歐各國產生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權，並非由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反對國內其他社會階層，以直接爲社會主義鬥爭，而是由工人階級聯合農民，知識份子和進步的中等階級消滅大資產階級以逐步走向社會主義，這是現階段以新方式處理民主問題的最好模範，本書以最新最完備的資料，從各方面詳細闡明了這些國家如何運用這種改造社會的新方式而獲致輝煌的成就。本書二十三大開本，都廿餘萬言。舉凡東南歐國的社會政治組織及工農業改革等，除作有系統的詳盡敘述外，並以統計數字表明。

定價二十二元五角

新民主在東南歐 定價一元二角五分

鐵托元帥 定價一元二角五分

（照定價二萬倍發售）

總發行所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一

門市部（一）吳江路一〇五號（二）茂名南路八五號

遠東委員會決議既籠統又含糊 蘇聯代表團闡明立場

遠東委員會會議發表二月十二日通過的關於禁止日本從事軍事活動，以及關於日本解除軍國主義化一節的決議案。麥克阿瑟將軍奉命貫徹這個決議案。

遠東委員會的決議案，禁止日本製造或擁有任何式樣的軍備，彈藥和作戰物資，商業的或軍用的航空，飛機場，空軍根據地和要塞工事，並不得從事軍事的研究，不得探討軍事技術問題，不得發給軍事發明的專利特許狀。麥克阿瑟將軍奉命禁止日本恢復軍事組織，軍事學院，等等。

然而，除了這幾點以外，這個決議案中並且含有一些十分籠統而含糊的關於日本解除軍國主義化一節最重要的各方面的陳述。這些陳述就遭遇蘇聯代表團方面的反對。

技術性抑原則性

爲了掩人耳目，姿勢並曲解蘇聯代表團的立場起見，據合衆社華盛頓記者訊，參加遠東委員會的美國代表，就說蘇聯是爲了技術理由而不肯正式贊同上述的決議案。

美國代表的這種言論，是與事實不符的。事實上，蘇聯代表團於表決時棄權，決不是爲了『技術理由』，而是出於關係十分重大的具有原則性的考慮。當遠東委員會討論草案時，蘇聯代表團已經闡明過了。

關於「小型武器」

草案中說：日本不得擁有兵器，彈藥，及其他戰具，惟日本民事警察准予使用的步槍，手槍及其他『小型兵器』不在此例。在討論期間大家才明白，美國代表們原來把『小型兵器』這個術語理解爲射擊武器，包括輕機關砲及擲彈筒在內。蘇聯代表團當即提出修正案說：小型兵器是指不得爲擊槍使用的，不屬於爆炸性的武器，或會產生集體殺傷的效果的那些武器，而是指由一個人攜帶或使用的武器。

因爲遠東委員會的委員們否決這種修正案，蘇聯代表團，爲了避免把整個決議案拖延擱起來，認爲尤宜不堅持上述的修正案，但建議將蘇方關於小型兵器的定義作爲那決議案正文的附錄。

「俟檢驗後」與拖延

草案中並且提議：向日軍繳獲到的或向非軍人抄沒的軍事裝備品，俟檢驗後應即銷燬或充做賠償。蘇聯代表團聲明：像『俟檢驗後』這類的定義太籠統了，建議從草案中刪去『俟檢驗後』字樣，並且指陳：自從日本投降那一天以來，已經過去兩年多的時光了——這一段時期早已儘夠把向日軍繳獲到的軍事裝備加以檢驗，銷燬或充做賠償了。

遠東委員會中大多數委員都贊同蘇聯代表團的意見。蘇聯代表團指出：『俟檢驗後』這些字……

以上列舉的事實，表明蘇聯代表團認爲不可能贊同遠東委員會的決議案的上述各點，這是出於有關那文件內容的考慮，而決不是爲了『技術理由』。就因爲這些原因，蘇聯代表團認爲在表決時有棄權的必要。

蘇聯代表團在其聲明中會強調指出遠東委員會的這個決議案，對於日本解除軍國主義化一事是具有分別重要性的。

蘇聯代表團會提出若干修正案，以改善這文件的實質。然而，蘇聯代表團聲明這份文件的討論經過，表明蘇聯對若干重要點的修正，不幸未能接納。

蘇聯代表團聲明：保留重新討論的權利。〔塔斯社紐約八日電〕

日本工潮透視

「勞動報」專文

警告性罷工

三月下旬日本各工廠和各機關員工展開的二十四小時罷工的風潮，席捲全國。這些罷工，是作爲對於雇主和政府的一種警告而號召的，已變成一種持久的罷工運動了。

三月二十五日，在二十三縣中有十二萬交通機關工人進行罷工。三月二十六日，有三十萬公務員和市政員工罷工。三月二十七日，東京有一萬市區運輸工人罷工。三月三十日，橫濱市參議會全體員工實行罷工。三月三十一日，有一百五十萬交通工人與公務員要舉行總罷工。

日本全國產業職工大會，日本最大的職工會協合會，宣佈全力支持罷工工人。

改良派的態度

但是，由社會黨控制的日本改良派的勞工聯合會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這些改良派，以與政府談判爲藉口，竭力迫使工人收回自己的要求。勞動部長加藤說：一切公務員必須立刻停止罷工，否則就要革職。

麥克阿瑟的幫兇

美軍佔領當局，對日本政府和雇主，實行幫兇。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下令禁止總罷工。這已是第二次了。一九四七年，五百萬日本工人決定罷工以爭取他們的切身利益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也曾發表禁令，認爲罷工是一種致命的武器。

美獨佔資本政策

美國佔領當局的禁止罷工，以及日本政府的拒絕滿足日本工人的起碼要求，參照美國獨佔資本家在日本推行的政策來看，就具有特別的意義。

三月下旬日本罷工運動的高漲，適逢美國陸軍部次長德雷伯和銀行副行長德拉普將軍率領的美國代表團在日本逗留的時候。據德拉普的談話，他的代表團是要判定美國人對日本工業投資的時機是否已經到來。

三月二十六日，在記者招待會中致辭時，德拉普以官方代表團團長的資格，重申他在幾個月前已經發表過的談話，大意說：日本必須成爲東亞的『工場』。合衆社遠東分社經理，布朗，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文的『日本經濟』新聞中，也坦白地道出德拉普的代表團，是要加速日本的復興，以便日本在最近將來就變成一座反共的堡壘。

本來，美國和日本的資本家們，對於保持日本工人低廉的工資而繼續加以殖民地的剝削一事，都極感興趣。日本政府認爲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而罷工，這就妨礙了美國資本的投放。所以，蘆田內閣就還擊反對罷工，並不肯滿足日本工人的正當的要求了。美國佔領當局也嚴禁職工會爲保護工人的利益而號召的罷工了。

分化工人的特務

一面實行如此的迫害，一面美國和日本的雇主們，更把擾亂大的希望委託在日本社會黨徒人——他們在勞工運動方面的特務們的身上。日本社會黨徒人一貫地拚命要分裂日本的職工會運動。他們阻撓日本勞工聯合會與全國產業工人大會合併，並在職工會內製造特殊的『同盟』以對共產黨人鬥爭。

逮捕若干職工會的領袖們，而加以煽動罷工的罪名。同時，麥克阿瑟總部已擬就新法令，禁止公務員罷工。

然而，所有這一切活動，只產生了一種結果——就是僞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敵人自我暴露出來了。

工人覺悟性提高

而日本的工人階級已不復是戰前那樣的了。過去幾年來，它已獲得極大的政治上的實際經驗。戰前在日本，有組織的工人不過四十五萬名，而現在，日本的職工會已擁有六百二十萬會員。

共產黨在日本職工會中享有極高的威信。全國產業工人大會執行委員會的五十個委員之中，有二十五個是共產黨員，執行局主席團共十九席之中，共產黨員佔十一席。就連在右派控制下的日本勞工聯合會中，許多地方分會也都是由共產黨員領導的。

美國和日本的反動派人士儘管陰謀百出，共產黨在職工會運動中的威信依然日益增長。芝浦株式會社電力工人職工會已表示出日本工人的真正情緒。該職工會向日本共產黨揭出的決議說：『只有共產黨是真正地爲日本的獨立並爲工人的利益而鬥爭。如果我們在我們的鬥爭中敗北了，我們日本的工人們就要受資本的奴役了。』

日本共產黨呼籲成立人民民主陣線以打擊反動派，此種號召已在羣衆中間博得熱切的響應。在大阪舉行的八萬工人參加的大會，以及在東京舉行的三萬工人參加的大會，都一致擁護這種反映着人民意志的號召。日本工人階級，在團結着工人，農民和智識分子的，日益高漲的民衆運動最前列中前進。無論怎樣的壓制和禁令都決不能阻止工人羣衆爲生存收綱的切身需要和權利而進行的鬥爭。〔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

「孝子賢孫」掃墓圖 司田作

論「北大西洋聯盟」

「華沙報」倫敦特派員

「華沙報」於四月四日刊載駐倫敦特派員之電稿，述及設立北大西洋聯盟之計劃。該特派員稱：去年年尾，斯德哥爾摩，奧斯陸及哥本哈根方面，曾初步試探輿論界對北大西洋聯盟之意向，表明：丹麥及瑞典，拒絕放棄其傳統之中立政策，此種計劃之實現因而複雜。挪威政府贊成英美建議，但懾於瑞典表示異議，故亦不敢對此作正式之聲明。英美會設法對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之政府及輿論施用壓力，俾能實行此項北大西洋聯盟計劃，英外相貝文會於三月上旬電告美國務卿馬歇爾，認爲英美採取堅決步驟，促成此一聯盟之組成，此實爲最適當之時機。並指陳：最近捷克局勢之發展，蘇芬之談判，均能使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之輿論贊成締結此一聯盟，馬歇爾立即對此表示同意，英國外次梅休並受命擬定一整套行動方案，俾使斯堪的那維亞國家得作參加北大西洋聯盟之決定，貝文認爲斯堪的那維亞國家寧願成立此一新聯盟，而不欲加入西歐聯盟。梅休所擬之方案，乃英外交部及美國務部所同意者，並曾訓令英美駐國外之外交使節，英美特務頭子，及御用報紙，利用一切手段，務期造成蘇聯威脅斯堪的那維亞安全之印象，爲達成此目的起見，即散佈謠言亦在所不計。英外交部與美國務部並擬藉此加強反共運動。貝文現正與馬歇爾進行商討新手段，俾對斯堪的那維亞施用政治及經濟壓力，擊破彼等之抵抗，而使參加大西洋聯盟。（塔斯社華沙七日電）

蘇聯重工業部次長 談今年建設計劃

〔塔斯社莫斯科七日電〕蘇聯「紅軍報」今日揭載蘇聯重工業部次長維希涅夫斯基訪問記，詳述一九四八年最重要之建設計劃。維希涅夫斯基稱，在戰後五年計劃之最初二年內，恢復及新建之工廠已達一千九百家，今年將更擴大。一九四八年建設之企業數目將超過前二年約二倍。[illegible]每處耗資數億盧布之工作，在南方各廣泛鋼鐵廠亦在進行，以恢復五金廠第一高爐。[illegible]

時代書報出版社

蘇聯當代名著

青年近衛軍	法捷耶夫	一〇·〇〇
日日夜夜	西蒙諾夫	六·二五
人民不死	葛洛斯曼	二·〇〇
不屈的人們	戈爾巴朵夫	三·〇〇
試煉	華爾文柴夫	二·五〇
伊萬·尼古林—俄羅斯水兵	拔墨羅約夫	一·〇〇
妻	卡塔耶夫	一·二五
外科醫生	葉德良諾娃	一·二五
鋒火中的蘇聯婦女	謝英琳娜等	一·三五
海魂	梭波列夫	一·〇〇
蘇維埃人畫像	彼德羅夫	一·〇〇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A·托爾斯泰	一·〇〇
海上英雄	拉甫列烏夫等	一·二五
他們爲祖國而戰	蕭洛霍夫等	二·〇〇
衛國戰		
特烈勃林卡地獄	格魯斯曼等	二·五〇
早作期品選一二三集（中俄文對照）	高爾基	·四〇
早期作品集	高爾基	二·五〇
驛站長（中俄文對照）	普希金	二·五〇
村姑小姐（中俄文對照）	普希金	二·〇〇
暴風雪（中俄文對照）	普希金	二·五〇
		二·〇〇

（照定價二萬倍發售）

新文藝

第十六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記墳

壴

縮在船上,看一張報。翻來覆去地看。在一個小角落,看到這末一個小啓事:

秦雨時君家屬請示通訊址:秦雨時君,與余同事有年,乃江蘇鳴山人,前於卅三年四月,奉遠征軍長官部之命,派往安南工作,時該方敵人戒備甚嚴,至輾轉滇林原野之中,爲時四月,受盡瘴癘,卒則埋骨漢外矣!如有親友知其家屬通訊處者,請須函告:使勿倚閭再望;秦君生平任事勤勇,既爲國犧牲,光榮堪慰。宜勿悲傷。詳情請逕函「湖北路新泉里七號之二」周游詢問可也。

這個小啓事,像是含着忍淚似地,縮在一個小角落,我想秦君底家屬是看不到的。但秦君底家屬現在必定已經知道秦君「埋骨漢外」了:由於看到別人底兒子穿着美國防雨布,含着駱駝香烟回來了;由於看到退回來的信封上批了幾個字;由於看到英魂底托步與神靈底籤語;她們已經知道了。但,知道了以後,她們又將如何?如果在古代,我們底史官可以用「惜哉」惜住了一切,我們底時人可以用「可惜」惜住了一切,我們底人生論者可以用「無常」扯開了一切。天下就這樣算了。然而時至今日,這一切我們是難以想像的。一個人底死亡,在今日原是極簡單的,但死了之後,別人會怎樣?這便不簡單了。例如說「光榮堪慰」吧:你能對秦老太太把「光榮」二字解釋淸楚,而且使她能確實相信這個兩就是她兒子所報了的麼?你能對她說:你兒子埋骨漢外,別人底不埋,這就是『光榮』?你能對她說:你兒子死不死橫直是一樣的麼?「宜勿悲傷」,但如果:她們在悲傷之外,還有一種東西是永遠「勿」不掉的呢?......

然而,也許秦君現在根本就沒有甚麼「親屬」了。

在八年抗戰中間,人之由「家庭」「親屬」這些概念所喚起的感情,是有變化的:起初,是一種歡快的訣別的感情,把這種訣別當作光榮,當作眞理,極尊敬的。懸着這種感情,人變成很勇敢,很安心的。隨後便是一種悲憤的感情;但是把這種悲憤化成一切親愛的感覺。而最後,便把這一切親愛的感覺化成一大片灰白的麻木。例如:慷慨從戎,跳上火車走了。還是第一階段;走了之後,知道家裏人在血裏爬,在火裏滾,想起母親底白髮與妻子底紅淚了。這是第二階段;自已在外面也不能活下去了,於是也就甚麼都不想了;或者自已在外面,正聚精會神努力使別人底家屬不能活下去,於是也就甚麼都不想了。這是第三階段。

但一旦「勝利」,這種情感便忽然複雜地活躍起來了。例如:一個人在黃鶴樓上閒坐吃茶,忽然一個摩登女郎走到他面前。對他老是望着;他原來就是他底妻子;一個人回到了家,便親手殺死了保長,蘸着血在壁上題詩一首:「人生一世,草生一春;爲何仗勢,欺壓良民!」然後懷刀自首;一個大人帶着衛兵回來了,到晚上,便用手鎗指着他底十年未見的妻子,要她懸樑自盡了;一個老教授回到了家,看到他底洋房子還是好好的,連留聲機底唱片都還一張一張完完全全的;......諸如此類,總而言之「幾家歡樂,幾家愁」。但這個「樂」與「愁」底具體內容,我們是難以想像的。例如我,我只是在報上看到有這末回事而已。

例如我。現在,我也「復員」到這個十年不見面的小城,回到「家」了,見到了「親屬」了。而我現在所經歷的情感,也正是以前我所想像不到的。

「勝利」之後,我原是不敢想到這上面去的,由於害怕。沒有錢,沒有衣裳,沒有禮物,因此害怕回家;與「親屬」別離得太久了,害怕見了面突然支持不了一切情緒底湧來;與落後意識底襲來。因此,對於「家」,極力冷淡,並且鄙視它;認爲它是舊的,我是新的,它是落後的,我是前進的。但,突然,有那末一個夜裏,在那末一個霧氣朦朧的山城裏,我被拖進了「醫院」。當一些朋友束手無策,一些朋友惘然離開,一些朋友努力幫助「東洋社」造我底謠的時候,我底妻子只有打電報到我底家裏。當我底年老的伯父帶着病,從萬里外奔來,東碰頭西作揖,把我從「手術室」裏領出來;當我看着他含着淚水家着我笑;當我聽他說一切安慰的話而無一句怨言的時候;我覺得:我,如此淒涼;我底親屬,如此淒涼!都被欺侮得如此淒涼!

謝謝「醫院」,把我押上了飛機,我也能「還鄉」了。

在這個小城裏,雖然,有的高樓已經變成平地,有的平地已經變成高樓,但大體上,十年以前的某某公館,現在仍然是某某公館,十年以前的某某實業,現在仍然是某某實業;十年以前某某公館底老爺,現在變成老太爺,少爺變成老爺,小姐則變成另一公館裏的太太。而老太爺所用的男用人,老太太所用的女用人,現在也都一個不少地回到老爺與太太底身邊。總之,這些就是今天在麻將桌上的,時人所呼着的「滄桑」「劫灰」了。不成問題,這個「灰」,正是「桑」,大家心照不宣的喜悅與得意。見面拱手,搖搖頭,唉:「殘敗不堪!」唉,唉,」接下去:「總算託皇天之福,人還都差不多。」每個人似乎都確實相信「抗戰」這個背時舅子是對不住自己底家的了。因此,兒子把救濟奶粉一箱箱往家弄;孫子剋扣工人口糧做生意;等等,這當然是應該的;似乎都相信起這個國家,它底國民無論怎樣亂整,都是對得起它的!——因此,這個小城是安定而有秩序的。一切情緒也都是安定而有秩序的:比如說,早上起來是「喜」的時候,晚上是「樂」的時候,中午是「怒」的時候,等等。偶爾有一兩個老太婆在一起,歎息一個家庭底衰亡,但是說:歎息底言外之意,也是說:我們是不會這樣的!

同樣的,我坐在這裏的這個「空安樓」上,依然是十年前的洋樓頭,十年前,十年前的大門上,有洋泥塑成的「福」、「祿」、「壽」三星之像,到今天,因爲壽星底拐杖斷了,祿星底如意破了,所以把他們重新塑過。大概就是這末一點變化吧。

左邊窗外,是一片荒地,那上面依然是桑,荒墳。荒墳是增多了。也就是這末一點變化吧。而據說,這些增多了的墳,大半都是些進城賣米的鄉下人,夜裏被鬼子底刺刀插進心窩或者小腹,然後用腳一踩。也就在夜裏,別的鄉下人把他們拖到這片荒地裏埋起。沒有墓碑,似乎也沒有親屬。

荒地底那一頭就是一小片菜地。我回來以後,每天早晨總看見一個老人在那上面一面咳嗽,一面拾斷碑碎瓦,但昨天就沒見他了。今天,他底老婆子就來朝母親跪下哭:老人死了,沒有穿的。母親找出一件祖父底大八團花的袍子給了她。她接了,哭得更大聲:「老鬼,一輩子窮骨頭,怎麼受得了這種朝衣呀!」[illegible]要說他是偷來的!」我站在窗口看着那這個老人裹着這件花衣裏,外面再裹着稻草和破席子,被埋到那片荒地裏。老婆子跟在後面哭。哭聲是那末奇怪,於是遠遠地站了一些人看着,笑着。老鬼!六十年,七十年,在這個土地上,你默然,死了,扮一個丑角,給你底恩人們看着,開心,[illegible]

去。我坐着南木車子下鄉,[illegible]茶棚[illegible]。推車子的是[illegible]「堂兄」,十年以前[illegible]是「少爺」;現在他是[illegible]「大先生」[illegible]。我沉默了[illegible]一條小路[illegible]「大先生」[illegible]他底老婆忙着燒茶,便忙着炒南瓜子,咳一聲,吐一口血。燒好了茶,她便從裏面一把拖出他底小兒子,按下他底頭跪下:「大先生,我是挨不過這個冬的。這小奢命大先生帶出去吧,替大先生倒倒夜壺。」在鄉下,要餓死!......」這個媽媽,在一面流淚,一面咳嗽;這個孩子在一面眨眼,一面咳嗽。他底父親似乎是故意避開點火去了。

在鄉下就由這個孩子引了我,帶了紙錢到各處去上墳。[illegible]破爛[illegible]小墳上擺了肉和飯,斟了酒。

這兩個小墳,一個[illegible]我底乾娘,生前[illegible]貧窮的女人[illegible]

[illegible]保佑[illegible]另一個小墳裏,埋着我家底一位管家,我們喊他大爹。這老人,在生前,總是好像心裏很難過,沉默地忍受了一切。最後,他忍受不了,便死了。——敵人用馬刀與漢奸底手槍封鎖了一切。家裏沒有鹽,這個老人便在褲子裏藏了一點米,夜裏偷過河去換一點鹽。結果被漢奸捉着他底耳朵,在他底兩邊頭上不斷地打耳光。他回來,三天不吃東西,死了。臨死時,對他妻子結結巴巴地說:「其實,我哪裏捨得死!......」

黃昏,太陽射照着一碧無邊的石門湖,湖龍山立在旁邊。山,十年如一日的美麗,偉;在一片金黃的光芒之下,[illegible]靜寂當中,[illegible]笑了,[illegible]人類死了,還得要死下去!爲甚麼要活!......

立在這些破小的墳邊,我也覺得我底狼狽:不,我也是古代底俠客,頭顱放下,一把匕首,[illegible]

夜裏,睡在竹園後面一間小房裏。青色的燈光在顫抖着;青色的牆壁上,懸着祖父、祖母底兩張大相;紙窗之上,有淡淡的影子在搖,是竹子;窗外有小雨,發出細小的聲響。這裏也是墳墓?世界還未寂寞!到這個時候,就寂寞了?到這個地方,就寂寞了?十年以來的,百年以來的,千年以來的浩浩江流,滾滾江流,流到更遠的地方去了?......這裏沒有聲音了?......

我也是已經埋骨漢外了?......

一九四七、十、於空安樓

初夏即景

令儀

初夏底早晨,異常涼爽和舒適。鎮上中心國民學校教員郭震棟,一早就起來了。這天是星期日,他要進城,在晨曦裏,鎮上顯得異常的恬靜,航船底瓦螺,送出重濁的聲浪,教人感到[illegible]。郭震棟提了網線袋,向街上走去。

這個鎮頭,離城二十里,上城的人,都是有事務的,省親,有的買東西,但這位教員郭震棟,卻照例沒有什麼事情,他祇是覺得要去。他是本地人,每星期六下午,其餘教員都回家去了,但他仍舊住在校裏,除了上城,就在校裏彈彈風琴,但是他不回家。不是沒有家,而是因爲家裏有一位,夠使他厭惡的妻子,所以寧願在校裏,或者買幾本書,或者空手下鄉來。但另有一個原因,[illegible]城裏[illegible]女人[illegible]他的心[illegible]幻想,這幻想馬上又[illegible]起他底荒唐的希冀,變成熱切的希冀了。

差一刻鐘,航船就要開了。早晨底太陽,已經迎着航船的方向昇起來。郭震棟跨過了石橋,立刻就看見航船的[illegible]擠滿了人,[illegible]

[illegible]

「快來,快來,就要開了呀!」長方形的航船,可以容納二十多個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迷惑。(本文下接第六版)

壽智寺

斯民

離開常豐縣東南約一莫四十多里路，連綿蜿蜒的山，圍成了另一個天地。壽智寺就像一隻餓虎似地蹲伏在那個山塢裏。而在各個山坳中，零星地有幾所茅屋，小綿羊一般地顫抖在寒風下。當四週山背上的梯田，在晨光裏顯出痛苦的節紋時，山民們就開始在那裏勞作了。

這一天，我和胡君是帶着跟三年前一樣的心境到這裏來的，越過了一條熟識的石橋，就瞧見那個緊閉着的古剎大門了。門上頭那塊匾額上的大金字「壽智寺」，跟我們記憶裏的完全一樣，但當我發覺寺左邊那棵大栗樹時。我們發覺阿明哥的這座茅房已經倒坍了。除了後壁牆殘缺地站立着，亂散地披着一些蓍的茅草外，就只有一堆石子在枯草叢中露着了。我們徘徊了許久，寺門還沒有開，我們就揀了一塊石頭坐下來。風捲過那棵大栗樹，把枯敗的葉子捲過瓦房背，灑落在我們的身上，個剎間，三年前的往事全部出現在我們的腦際了。

那年春天，正是桃花開得熱鬧的時候，敵人佔領了常豐城。學校遣散了，大部份老師和我們一部份同學都逃到離壽智寺二里路的一個村莊裏，保長張升富帶我們先鋒隊到壽智寺裏來見當家和尙。他是個中年的胖子，有一雙深邃的眼睛，臉森森地有逼人的光。保長先生給我們說明來意後，他不停地撥動着頸上的念珠，他額上的橫肉顫動了。

「我們要打攪你法師啦！眞對不起。」我們說。

「沒有的事。寺裏熱鬧了，怎麼不好呢？」他捧出了那些經年累月盛好的茶點。「我也喜歡唸書的，我喜歡讀書人。」他又給我們倒了清茶。

「這幾天楊家村那邊風聲不大好。這裏是蠻清靜的。」保長先生說。「阿明呢？叫他把兩邊的廂屋整理整理，你們明天就搬到這裏來住好了。」

當家和尙領着我們五六個人，看那些十八羅漢，韋陀佛、還有那尊大彌陀。他說了許多菩薩的故事，又說了許多他們寺裏的情形。他說，如果我們跑到後背山頭去，四面八方看得見的梯田都是寺裏的，而住在那些零星的茅屋裏的都是寺裏的佃戶。租課輕，山土又好。山腳的穀和山腰的麥，每年收成都是豐好的。只是這種年辰呵！十七八代的游擊隊，挺進隊……鬼祖宗隊呀！用槍桿子來要糧，大明寺裏又不得不按時繳納。保長先生却老說到他助的那塊扁額，忽然又說到王阿毛拖祖的事上去，他說非得去派兩名自衛隊來不可了。

天快黑的時候，我們又回到保長家裏來。第二天，我們師生一共二十多個都搬到寺裏來住了。

阿明忙着給我們的老師拿凳子，背門板、搭床。他是一個結實的高個子，年紀不出二十五。厚闊的嘴唇，滯鈍的眼睛，一副忠厚相。秋末的早晨有點冷，可是他只穿一件破爛的青布衫。他不大看我們，像在移動着凳，墊着磚石，把凳搖了又搖，磚石墊了又墊。

「墊好了，又去移他做啥的？」當家和尙說着轉過頭來，嘴上露出一種懇俗的笑。「先生，他是我們的老佃戶，以後先生有什麼事，叫做就是。」他走近側門口說：「諾，這所茅房，就是他們父子兩人住着。」

我們到這裏來以後，第一個困難就是缺少柴。山脚裏的人家這幾天都插秧忙，有柴也沒閒挑上來。我們問阿明附近有沒有燥柴可買。他有點口吃地說：

「格末，老師父樓上多的很呀！先生借來燒就是，等天一晴，我就給你們割去。」

「我們問過他，」說是柴草不多了。」

「喔？」他立刻放下盛着番芋飯的碗，到當家和尙那裏給我們說去了。

我們等在齋堂門口，聽到裏面也在吆喝罵。沒幾分鐘，當家和尙出來了。他說：

「燒柴麼？我們還有些，只怕你們不大會燒。」他拍了拍手，「阿明，擱樓上那些楓樹椏枝去搬給他們。」

「那邊松樹枝不稱還給他們引引火嗎？」阿明急切地看着他。

當家和尙尷尬地看了他兩眼。

我們問他，「老師父，我們該給你算多少錢一担呀？」

「還算啥錢嘛？嗨嗨，有着就燒……」沒有說完他就進去了。

後來阿明告訴我們說，當家和尙要我們算五十元錢一百斤。

「沒有還末狠的人的，」坐在茅房門口矮凳上的阿明的爸不平地說。「五十元，常豐城裏也不要還末貴，他簡直把你們當作搖錢樹啦末。」

阿明的爸是瞎了眼睛的，那雙永遠翻着鈍白的眼睛，在蓬亂頭髮和蓬亂鬍鬚襯托下，給人一種哀怨和絕望的感覺。但他好像看到我們似地，一聽到我們說話的聲音，就向着我們轉臉。

他唯一的嗜好是吸旱烟，那根旱烟管有三尺多長。當一口一口的濃烟，從他的鬍鬚中出來的時候，他的說話興致也就來了。

「老天爺，好像也跟我一樣沒有眼睛。」他老是這樣開始的。

他說，前清時光，父親帶他們逃長毛逃到這裏來，三四十年了，他們沒有好好地活過一天。那時寺裏當家的是一個叫做扶影法師的，又毒又辣，討他的田種，祖課要三七分，像牛一樣地耕了一年，也吃不得一肚子飽。後來民國十九年，當家的是一位叫長空法師的，他稍爲好一些。到了民國廿五年，有一位叫倫音法師的，那眞像個魔王，那邊前山頭的老編伯，和阿毛的媽，都是活活地給逼死的。

「還有阿明的媽，」他接着說。「阿明的媽也是他逼死。……」

一位同學打斷他的話頭，問：

「老伯伯，現在這位當家是啥時光來的？」

「那年廿七年，剛剛開始打日本佬。他就是從大明寺裏派到這裏來的，」他吸了口烟，「他也壞得很，收些雜捐，比誰都兇。阿明給他們做雜差，總算對我們客氣些了，但還年把，情形壞，什麼游擊隊、什麼自衛隊、保安隊、三天兩天來要糧。不交麼，叫保長派兩個自衛隊來，受刑還不夠，就連茅房也會給你燒脫的。像我們還有點番芋吃，那邊前山腳，後山塢的佃戶們，整天在吃草根樹皮，這樣子也還要追他們什麼捐，什麼款……。老百姓怎麼活得下去？」

這時候阿明正背着鋤頭向我們走來，他說：

「天晴啦，明早，我就給你們割柴去。」

「天也該晴了，稻田裏一定夠水了。」阿明的爸自言自語地說。

「山上都是青青的，割來也不好燒呀！」一位同學說。

阿明笑笑說，「毛柴是只要有兩個日頭，就可以燒的。」

「那末，明早我們也去，我們也能割。」我們都興奮得了不得。

「你們不怕荊棘刺痛了你們的手？」他詫異地笑着說，「反正，天一晴，我要上好幾天的山，你們割得來味割點，割不來就集集柴好了。」

「你要上好幾天山，爲了我們？」

「不全是爲了你們。這幾天我們秧都插下了。老師父園裏要種芹菜，茄子了。他要我乘這幾天空一點去割荊棘，把四周的圍牆都用荊棘罩起來。」

老師父常常在我們面前誇獎阿明：

「像阿明這樣勤快的人，怕整個常豐縣都少有的。」

阿明只要稍稍有點空，就到園裏去撥草、鬆土。有時候，他在一片蔬菜葉子上發見了一點傷痕，他就翻來覆去地研究，思量，在葉根的周圍尋覓，「也許會有一顆鳥殼虫、一隻大蚱蜢躲藏在這裏的。」有時候他發見一株茄子枯萎了，他惋惜地看着它，不忍拔掉它，把水在它的根邊澆了又澆，希望在明天的晨露裏又綠了起來。菜、茄子都在他的管理，愛護之下大起來了。他高興得簡直就像看見自己的孩子大起來一般。

阿明即使沒有事情，也常常要跑進菜園去看看的。他說他心裏煩悶時，一走近園子，看看菜和茄子，他心裏就快活了。我們不懂得他的意思。

芹菜可以吃的時候，茄子也漸漸地大了。而老師父到園門口來張望的次數，也一天比一天加多了。不久，老師父就把整畦芹菜批賣給山脚的一個菜販了。雖然菜不很多，但也賺了一筆大錢。

阿明痛苦地拔着菜，又像非常對不起我們似地向老師父說：

「陳先生他們早就跟我說過的。等菜大了啥時候賣點給他們。」

「我是一礪倒買掉的，你懂麼？自己都不記着留點吃吃。哼，他們菜要好的，錢要便宜……眞……。」和尙發見我們站在園門口，轉換語氣說，「你跟他們說，實在對不起，因爲不好拆。等幾天茄子好吃了，我們送些給他們吧。」

天氣漸漸地熱了。田稻是天灌漑的，枯死了，也只好聽天由命。今天看樣子又不會下雨了，阿明心裏難過得很，他呆呆地立在園門口歎想。

「怎麼的？你倆個站也要站到那裏去？這樣閒麼？你不好給我去割柴麼？」

阿明憤憤地向他看了一下。他沒有回答他，就逕自向自家的茅房跑去。屋裏傳出一連串咳嗽。阿明的爸已經病了好幾天啦。阿明像負了傷似地向前走了幾步：

「爸！要茶勿？」

「咳，咳，不要。」

「阿明！保隊附剛剛來過，說二百元保甲經費，今晚非得送去不可！」

「嗯……。」阿明頹然地在門檻上坐下來，想呀想的，終於啜泣了。

天氣愈來愈熱了，晚上又沒有風，阿明家的茅房裏悶得像火燒一樣。阿明給他的爸攆了床裏的蚊子，又給他倒好了一碗茶以後，自己順手拿了一隻破的麻布袋——那是他當作被頭蓋肚皮的——和一把破麥桿扇，跑到寺裏來，在園門口附近的那尊火德星君前面的拜座上躺下了。那裏連日裏也還算陰涼的，只是有幾個蚊子。

阿明睡不熟。扇子「撥啷，撥啷」地響個不停。

老師父每天睏覺之前，總要到園門口來走一遭的。這天晚上，他一聽到這「撥啷，撥啷」的聲音，他驚訝地呆住了。

「是誰？」他遠遠地叫。

「是我，老師父，是阿明。」阿明聽到老師父的聲音，立刻站了起來。他只穿一條短褲子，沒有一件衣衫。

老師父的眼睛冒火了，他急匆匆地跑了進來。

「吓！你到好主意，你睡到這裏來幹啥？」

「老師父，茅房裏實在太熱，爸又身體不舒服……」。

「你想想，你這樣一絲不掛的，不怕得罪菩薩？」他說着，用油燈在他的四周照着，他發見那隻破袋子了，他暴跳着咒罵着：

「你不懷好意，你居然想……」

「不是的，我用來蓋蓋肚子。」

「胡說，用袋子蓋肚皮，你明明是想偷！」

阿明再也忍受不住這個誣害了，他睜大了眼睛說：

「你是說我偷？」

「怎麼不是？快給我滾出去！」

「不，我要在這樣躺着。」

「你果眞不走？」

「眞不走。」

老師父打他一個耳光。阿明也掄起拳頭擊過去。二人就扭打在一起了。老師父像豬一樣地嘶叫着，有好幾個和尙聞聲衝過來。阿明知道抵手不住，就放手逃了出去。

老師父和其他幾個和尙，衝到他家裏，那些碗缽，鍋子全被敲得粉碎了。後半夜，阿明偷偷地回家來，發見他的爸爸已死在床上了。他伏身在爸爸的身邊，號哭起來。對面的山塢裏傳來了哭泣的回聲。

第二天，保長和大明寺的大和尙都來了。老師父的耳門口給阿明打了一個大窟窿。要不是湊巧阿明的爸死了，那他們是絕對不客氣的。這次就只要他向老師父賠罪，就可以了事。

但阿明却揩乾了淚，握緊拳頭，露出仇恨的牙齒，跳在他們的面前說：

「要怎麼樣？我聽你們排佈！」

事情這樣不了了之。阿明把他的爸埋在茅房後面跟他的媽媽一起。

這時候，因爲常豐城早已收復，我們留守在壽智寺的三四位同學，不久也都離開了……

我跟胡君坐得實在有些不耐煩了。太陽快爬上果樹梢了。寺門還沒有開。我們踱到側門去叫了幾聲。有一個我們不認識的小和尙來開了門。

我們在一條板凳上坐了下來，不久，老師父笑嘻嘻的，好像還認得我們似的迎上來。引起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他耳門口的那個大傷疤。

「還倒很難得味，」他快活地說，「你們又打算逃難不是？」

「笑話來，我們來耍子耍子的，來看看你老師父的呀！」胡君也笑着說。

「我們在門口等了不少時候，怎麼近來連寺門也不開了？」

「是呀！」他收起臉上的笑容，拿過熱水瓶來倒茶。「近來這些地方眞糟的很，連日裏也不好開門。」

「爲什麼？」

「不曉得怎麼的，土匪眞多……游雜部隊也比淪陷期間不曉得多了多少！」

「難怪了，昨晚客棧裏許多說，路上要小心。」

「你們還記得那個阿明？是上月十三晚他帶了二十三個人來燒我們的房子，喏，那邊從前我睡過的地方，不是有兩間廂房給燒掉了麼？」

「你說阿明也當了土匪？爲什麼他要這樣？」

「說來也話長——你們喝茶呀——」他移了移那盆餅干，「今年正月裏，籤抽到了他去當兵，他一口就答應了。但他說只要保長自己來親身陪他去入營。那知道他們到了饒山塢口，他用石塊打斷了保長的脚脛，勒了保長身邊的錢，他逃上山去了。」

我們沉默了許久……

一九四七年秋作　四八年春重寫。

初夏即景

（本文接自第五版）

程棻文在中心學校裏，是年紀最長的女生，生得美麗，時常喜歡在年青底教師間來往。就在昨天，放晚學前，課外活動時，郭震棟帶着歡樂和愛情彈着風琴，程棻文就在身邊唱歌。這雖然並非第一次，但這一次，却特別使郭震棟感動。當夜，郭震棟使幻想在夢境裏實現了。他快樂的流過眼淚，因此更增加了他對家裏妻子的厭惡。可是今天，湊巧的相遇了，但郭震棟却非常的莊嚴，因爲他曉得鄉下人最有興趣的議論女學生與男教員之間的關係，來攻擊和侮蔑少女的上學。

船一離開碼頭，前根，這個賣唱的盲人，就敲起小鑼和皮鼓，開始唱起來。這所謂「唱新聞」，其實是採用了舊小說裏的一段一節，郭震棟認爲是「封建」，「庸俗」的，他時時皺眉表示厭煩。他鎮靜的從網綫袋裏取出一本巴金底「家」。他打開書角折過的地方，突然把目光向程棻文瞥過去，發見程棻文很有興趣的在凝視着河塘邊幾隻水底牛，他頹然的感到失望。於是又把目光投向程棻文，這一回，她正在看他，而且笑了笑。郭震棟也笑了。郭震棟忽然把目光投向醜惡的瘋癱的，瞎子的臉，唱起快活的歌，而瞎子却憤怒的打着鑼，彷彿抗議他的歌聲。他沉默了，他厭惡這個瞎子……

賣唱的唱完了一段，開始向聽客們伸出小鑼要錢。乘客們大都給一千或者二千，可是郭震棟照例多給五千。但他不願意同別人一樣，默默丟到小鑼裏去，却遞到盲人手裏，並且說：「喏！前根。」

「多少呀，先生？謝謝！」

「有限的，五千元。」郭震棟覺得程棻文在暗暗的責備他用錢太費，於是他甜蜜的沉醉了。

「是的，今天，今天湊巧相見了，我一定，一下船，我同她一起走，我要陪她去看電影……」他覺得飄飄然了。

船進了城，靠岸，疲乏了的乘客們起了一陣騷動，於是各人拿起自己的東西。郭震棟，也提起最簡單的行李網綫袋，迷惘的站起來。程棻文也站起來，忽然紅起臉對他笑了笑。郭震棟故意讓程棻文先上岸，自己緊跟她上去……

在大街上，郭震棟，突然驚嚇地站住了，從前面過來的，正是他的母親和那個臃腫虛胖的妻子，後面是家裏的長作，背着幾隻蔴袋。郭震棟發覺剛才的幻思完全破滅了，於是憤怒地用狂暴的目光迎向過來的人。

「阿棟，你不回家，你上城？」他母親顯然沒有看見旁邊的程棻文，在他面前站住了。而那個豬眼的妻子，却惡毒的盯着程棻文。程棻文急速的跳上人力車，走了。郭震棟莫明其妙地哼了一聲，突然向城門外的田野奔去，像一隻受了獵人追趕的野豬。……

一九四八年三月末